

孩子何时才能告别“幼儿园暴力”

□新京

12 月 14 日,江苏兴化板桥幼儿园 7 名儿童因上课说话被该校女老师易某用电熨斗烫伤。家长发现孩子受伤时,易某谎称是上厕所时小朋友相互拥挤不小心摔伤的。16 日晚,兴化市委市政府召开发布会,称肇事老师是园方聘请的社会人员,误以为电熨斗不烫了才吓唬孩子的 (《扬子晚报》12 月 17 日)。

新闻图片中,看到孩子那皮肤脱落,露出血红嫩肉的脸,相信每个人都心疼不已,都会为老师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而愤怒。可是,面对这桩地方的教育丑闻,兴化市市政府非但没有诚实地面对,反而千方百计淡化、扭曲事实。电熨斗是“误烫”孩子,这样解释也太弱智了吧,就算第 1 个是“误烫”,那么第 2 个,第 3 个……一直到第 7 个难道都是“误烫”?老师是园方聘请的社会人员,在举国重视校园安全的当下,一个素质低下的社会人员却能堂而皇之地混进幼儿园,这难道不是地方政府的重大失职?

幼儿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软弱的部位,却缺少最坚硬的保护,幼儿园的安保问题因为连发的校园血案才引起关注;而幼儿园内老师对孩子的暴力可谓由来已久,报纸上频频现

诸这样的新闻,网络上常常看见家长的抱怨和声讨,但时至今日,那些无助的小宝贝们,仍然无法摆脱天良丧尽的老师的蹂躏。

如今,中央和地方政府无不在关注“入园难”的问题,但是,政府关注“入园难”的同时,能不能也正视一下比“入园难”更甚的“幼儿园暴力”问题,我们的家长们虽然都在为孩子的入园问题而焦虑,但是更为孩子入园后的人身安全和心灵健康而忐忑不安。无学可上固然对孩子不利,但如果上学犹如受刑,如果孩子无法免于恐惧,那么还不如无学可上呢!政府频繁地推行幼儿园扩招的同时,是不是该应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如何提高学前教育的品质,让上学真正成为让孩子快乐的事。

应当看到,“幼儿园暴力”绝不是个别教师的偶然之举,它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其一,虽然学前教育有着相应的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但是由于幼儿教师待遇低,导致优秀人才不愿从事这一行业,大量素质低下,没有从业资格的人进入了幼教队伍,一些民办幼师中,教师的工资甚至和保姆差不多,幼儿园老师的素质良莠不齐,“幼儿园暴力”自然难以避免。

其二,幼儿教师的心理问题未受

足够的重视。2003 年,《河南省幼师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显示,幼师在校生中 11.43% 的学生有明显心理障碍,突出表现为人际敏感、偏执、敌对、抑郁。2006 年,一项关于广东省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受调查的幼儿教师心理问题阳性项目的比例为 61.9%,心理问题比较严重,可以说,幼儿教师心理健康很不容乐观。但在幼儿教师招聘中,心理测试还远未普及,针对幼儿教师群体,也缺少必要的心理调查和干预。

其三,“幼儿园暴力”此起彼伏,政府教育部门至今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防范机制。每次发生教师对孩子的暴力后,往往只是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交涉,缺少一套由教育部门牵头的独立调查机制。针对曾遭受老师暴力伤害的幼儿,教育部门也未能建立转学制度,帮助幼儿摆脱心理阴影。这些使得大部分家长对于“幼儿园暴力”要么被蒙在鼓里,要么惮于孩子成为幼儿园手中的“人质”,敢怒不敢言。

因此,终结“幼儿园暴力”,不是简单靠对已暴露个案的处理,不是靠发空洞无物的红头文件。当“幼儿园暴力”已发展到电熨斗伤人地步,说明幼教改革实在刻不容缓,政府不能再无所作为。



验收成“宴收”

近日,一位干部聊及工作时说,现在可忙啊,整天为评比验收忙。原来临近年底各种评比活动多了起来,他们除了写材料外就是陪吃陪喝。他心存苦水地说:“现在的验收成‘宴收’了。”(12 月 19 日人民网)

美堂/漫画

大学“自主授予”学位不妨允许尝试

□欣华

筹办三年多,仍未获得“招生许可证”,南方科技大学作出决定:拟自主招生推出其首期实验班,如果学生最终不能获颁教育部认可的文凭与学位,南方科大将自发文凭与学位。

有人认为,如此授予学位证书,“不过硬”、太“山寨”,与教育培训证书无异,而且,获得的证书与现行体制(升学、就业的学历要求)不接轨,就读这样的学校,有诸多风险。然而,南科大此举,其实是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真正落实,即全面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不是体制外探索,而是探索由旧体制转轨新教育体制的路径。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实都面临一个障碍,即教育计划体制中的“国家承认”学历。

一直以来,所有大学颁发的学历、证书,都是由教育部、国家学位办统一印制的。为此,就有了统一高考、专业设置由政府部门审批、对大学进行行政评估,等等。在封闭的计划体

制之中,“国家承认”学历是有一定效果的,比如统一标准、规范高等教育,甚至还可以通过体制的力量,来维护“国家承认”的权威,比如对于“专升本”、研究生入学,无“国家承认”的相关学历,就无资格报考。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发展,其弊端逐渐显现。

一方面,政府部门以保障“国家承认”的质量为名义,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甚至直接参与办学,高等教育由此形成“管评办一体化”的格局,与之对应,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无法自主招生、自主培养,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等教育事务都需报批,最后“千校一面”。另一方面,在“国家承认”学历的“保护”下,高校普遍没有竞争意识,因为获得政府许可而举办的学校,只要招生纳入高考计划体制之内,学生顺利毕业,获得的就是“国家承认”的学历。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有的学校并不关心办学质量,学校只要获得“国家承认”,不怕没学生上门。这也造成社会的“学历情结”和教育“空心化”。

很显然,要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就必须打破管评办一体化格局,

改变大学任何教育事务都要报批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体制,确立学校办学的主体地位,这其实就需要转变“国家承认”学历,为国家审核学校办学资质、监督学校依法办学、学校自主授予证书(学历和学位两证合一)、证书由社会承认。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描述,就是调整政府管理学校模式,让政府、学校各归其位。

但是,真要取消“国家承认”,却极不容易。在政府层面,既涉及放权,又涉及放权之后的有效监管,还影响到就业政策、用人制度的全面调整,南科大筹建三年,却未获得“招生证”,就是这一原因;在学校层面,这关系着是融入现有体制,还是突围现有体制的选择,要做好应对各种未知可能性的准备;在社会层面,这需要花时间来公众接受市场机制下的新教育管理与评价体系,可以说,这将是教育观、人才观的一次彻底调整。

我们应该为南科大的胆识和勇气鼓掌,对于南科大这一改革探索,正在推进教育改革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给予鼓励,并以南科大作为试点,主动思考如何启动建设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

电视剧《老子传奇》即将开机

陈家林任导演 陈道明演老子

□晚报记者 侯国防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有关方面获悉,备受关注的 30 集大型电视剧《老子传奇》近日将开机。该电视剧共投资 6000 万元,邀请国内一线导演与演员倾力加盟,著名演员陈道明为老子李耳的扮演者,国内音乐大师照道将担任音乐总监。

据了解,《老子传奇》由中国天若缘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风险投资协会、金和泰道(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单位投资,由金和泰道(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拍摄出品。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任总

顾问,曾担任电视剧《康熙王朝》导演的陈家林为导演。

《老子传奇》从第一集《紫气东来》至最后一集《归本还原》,以真实动人的故事展示圣人老子慈悲济世、无量度人的善心、善念、善行,展现了 2500 多年前千古圣人老子平凡而传奇的一生以及其博大精深的道德文化思想。该剧内涵丰富,凝聚人心,以人为本,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巨片的。

据悉,该剧将于近日在中国怀柔影视基地、战国影视城及老子故里等地拍摄。预计明年年底即可面向全球公开发行业。

线索提供 蒋保庆

我选手国际武术锦标赛摘六金

□晚报记者 王晨 实习生 刘萌

本报讯 在刚刚结束的首届新加坡国际武术锦标赛上,我市选手刘强、胡二玲一路过关斩将,分别获得男子、女子(40 至 60 周岁)陈氏太极拳、自选太极拳和太极剑项目的第一名,捧回了 6 枚沉甸甸的金牌。昨日

上午,周口的拳友一起分享获得金牌带来的欢乐。

据了解,由世界华人武术联合会和新加坡中国功夫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武术锦标赛,共有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巴西等的 500 多位武林高手同场竞技,参赛者中年龄最大的 79 岁,最小的只有 7 岁。

阿慧、申艳作品研讨会昨举办

□晚报记者 朱东一

本报讯 昨日上午,我市著名散文作家阿慧、诗人申艳作品研讨会在周口师范学院举行,我市作协会员及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多名评论家参加,对我市作家阿慧、申艳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了认真研讨。

据了解,阿慧的散文以典型温婉、内涵隽永见长。她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回族文学》等 20 余家报刊发表散文近百篇,引起散文界的关注。《十一个娃娃一个妈》获“中国第一届‘漂母杯’母亲主题征文

大赛”二等奖,《我爸我妈的美丽爱情》获全国“最浪漫感人爱情征文”三等奖,《羊来羊去》获“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单篇一等奖。申艳的《一个人和一座山》获“我爱神农山”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薰衣草》获“伊帕尔汗”杯全国诗歌三等奖。另外,申艳的《我的平原》、《走失的家乡》、《逃入一朵花》等多首诗,先后在《诗刊》推出。

研讨会上,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评论家李继华的《用整个的心去谛听世界——读申艳诗随想》和任动的《审美的从容与自由——阿慧散文论》等评论,使两位作家倍受感动。

巡警队长变身“黑头目” 监督何以失灵

□毛立新

12 月 16 日,山西省公安厅通报破获一起涉黑案。山西阳泉以城区公安局巡警队原队长关建军为首的涉黑组织 56 人被抓,该组织资金 2.5940 亿元被冻结。此外,还查封了该组织在北京等地的房产 27 套,扣押车辆 30 余部,其中关建军的一辆劳斯莱斯车价值 840 余万元。

近年来,各地警方在“打黑除恶”中取得辉煌战果,也挖出了一大批“保护伞”,其中公安民警涉黑的不在少数。但像关建军这样,身为公安局巡警队长而直接充当“黑老大”,着实罕见,令人震惊。警察本是黑恶势力的天敌,是民众的保护神,是社会治安的守卫者,而今却成了黑社会头目,开设赌场、欺压百姓、巧取豪夺、攫取国家资源,大肆违法犯罪,“红”与“黑”的蜕变与颠倒,发人深思,更令人忧虑!

据警方介绍,以关建军为首的涉黑组织,以“黄、赌、毒”起家,后来插手煤炭业日渐壮大,再后来巧取豪夺、大肆攫取国家资源,敛取了数以亿计巨额财富。其发家史,可谓充满血腥和暴力,十余年来实施违法犯罪案件 46 起,犯下 20 余项罪名,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社会“毒瘤”,居然能够盘踞阳泉十余年,不能不说是当地政府的失职。

据报道,此次打黑行动中,专案

组收到了大量检举、揭发和控告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实名举报,足以说明民众愤怒至极。但问题是,民众的愤怒不是现在才有的,也许十余年来一直如是,只不过没有引起政府重视而已。打击黑恶势力的方针是“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决不允许任其养肥壮大,否则受苦的是民众,损害的是政权基础和执政权威。而阳泉却养虎为患、危害一方,此案背后的腐败和失职问题,仍有进一步深查的必要。

另从公安机关的内部管理看,关建军从一名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长蜕变成“黑老大”,当地警方难辞其咎。公安机关是一支纪律部队,有着严格的内务和勤务管理制度。而关建军在十余年里集“红”与“黑”于一身,不可能不露出一些痕迹和马脚。事实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关建军根本不去公安局上班,而是在自己的南苑天露休闲中心开展巡警队的日常工作;他那辆价值 840 余万元的劳斯莱斯车,更是招摇过市。如此“问题”警察,为何当地警方长期未予监督和管理?多年来,公安部一再强调建立和完善公安队伍长效管理机制,并先后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五个严禁”等规章制度,为何在阳泉都成了一纸空文?

关建军一案昭示我们:一旦权力失去监督,“红”变“黑”就在一线之间;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才是铲除黑恶势力的治本之策。